

# 元明漆器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 元明漆器



主編：夏更起  
商務印書館

# 元明漆器

Lacquer Wares of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reasures  
of the Palace Museum

主編 ..... 夏更起

副主編 ..... 張榮 陳麗華

編委 ..... 倪如榮

攝影 ..... 劉志崗

出版人 ..... 陳萬雄

編輯顧問 ..... 吳空

責任編輯 ..... 徐昕宇

設計 ..... 張毅

出版 .....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滙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行 .....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製版 ..... 深圳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春湖工業區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印刷 ..... 深圳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春湖工業區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版次 ..... 200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2006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13 - 978 962 07 5348 0  
ISBN 10 - 962 07 5348 8

版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其他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 2006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and/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All inquiries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8/F., Eastern Central Plaza, 3 Yiu Hing Road, Shau Kei Wan, Hong Kong.

# 故宮

博物院藏  
文物珍品全集

#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特邀顧問：（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世襄 王 堯 李學勤  
金維諾 宿 白 張政烺  
啟 功

總編委主任委員：鄭欣淼

委 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杜迺松 李 季 李文儒  
李輝柄 余 輝 邵長波  
胡 錘 施安昌 耿寶昌  
晉宏達 徐邦達 徐啟憲  
陳麗華 張忠培 單國強  
楊 新 楊伯達 鄭珉中  
鄭欣淼 蕭燕翼 聶崇正

主 編：李文儒 楊 新

編委辦公室：

主任：徐啟憲  
成 員：李輝柄 杜迺松 余 輝  
邵長波 胡 錘 施安昌  
秦鳳京 郭福祥 陳麗華  
單國強 鄭珉中 聶崇正

總攝影：胡 錘



## 總序

楊  
新

故宮博物院是在明、清兩代皇宮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家博物館，位於北京市中心，佔地72萬平方米，收藏文物近百萬件。

公元1406年，明代永樂皇帝朱棣下詔將北平升為北京，翌年即在元代舊宮的基址上，開始大規模營造新的宮殿。公元1420年宮殿落成，稱紫禁城，正式遷都北京。公元1644年，清王朝取代明帝國統治，仍建都北京，居住在紫禁城內。按古老的禮制，紫禁城內分前朝、後寢兩大部分。前朝包括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輔以文華、武英兩殿。後寢包括乾清、交泰、坤寧三宮及東、西六宮等，總稱內廷。明、清兩代，從永樂皇帝朱棣至末代皇帝溥儀，共有24位皇帝及其后妃都居住在這裏。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統治，結束了兩千餘年的封建帝制。1914年，北洋政府將瀋陽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的部分文物移來，在紫禁城內前朝部分成立古物陳列所。1924年，溥儀被逐出內廷，紫禁城後半部分於1925年建成故宮博物院。

歷代以來，皇帝們都自稱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他們把全國的土地和人民視作自己的財產。因此在宮廷內，不但匯集了從全國各地進貢來的各種歷史文化藝術精品和奇珍異寶，而且也集中了全國最優秀的藝術家和匠師，創造新的文化藝術品。中間雖屢經改朝換代，宮廷中的收藏損失無法估計，但是，由於中國的國土遼闊，歷史悠久，人民富於創造，文物散而復聚。清代繼承明代宮廷遺產，到乾隆時期，宮廷中收藏之富，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到清代末年，英法聯軍、八國聯軍兩度侵入北京，橫燒劫掠，文物損失散佚殆少。溥儀居內廷時，以賞賜、送禮等名義將文物盜出宮外，手下人亦效其尤，至1923年中正殿大火，清宮文物再次遭到嚴重損失。儘管如此，清宮的收藏仍然可觀。在故宮博物院籌備建立時，由“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對其所藏進行了清點，事竣後整理刊印出《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共六編28

冊，計有文物117萬餘件（套）。1947年底，古物陳列所併入故宮博物院，其文物同時亦歸故宮博物院收藏管理。

二次大戰期間，為了保護故宮文物不至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掠奪和戰火的毀滅，故宮博物院從大量的藏品中檢選出器物、書畫、圖書、檔案共計13427箱又64包，分五批運至上海和南京，後又輾轉流散到川、黔各地。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文物復又運回南京。隨着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在南京的文物又有2972箱於1948年底至1949年被運往台灣，50年代南京文物大部分運返北京，尚有2211箱至今仍存放在故宮博物院於南京建造的庫房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故宮博物院的體制有所變化，根據當時上級的有關指令，原宮廷中收藏圖書中的一部分，被調撥到北京圖書館，而檔案文獻，則另成立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負責收藏保管。

50至60年代，故宮博物院對北京本院的文物重新進行了清理核對，按新的觀念，把過去劃分“器物”和書畫類的才被編入文物的範疇，凡屬於清宮舊藏的，均給予“故”字編號，計有711338件，其中從過去未被登記的“物品”堆中發現1200餘件。作為國家最大博物館，故宮博物院肩負有蒐藏保護流散在社會上珍貴文物的責任。1949年以後，通過收購、調撥、交換和接受捐贈等渠道以豐富館藏。凡屬新入藏的，均給予“新”字編號，截至1994年底，計有222920件。

這近百萬件文物，蘊藏着中華民族文化藝術極其豐富的史料。其遠自原始社會、商、周、秦、漢，經魏、晉、南北朝、隋、唐，歷五代兩宋、元、明，而至於清代和近世。歷朝歷代，均有佳品，從未有間斷。其文物品類，一應俱有，有青銅、玉器、陶瓷、碑刻造像、法書名畫、印璽、漆器、琺瑯、絲織刺繡、竹木牙骨雕刻、金銀器皿、文房珍玩、鐘錶、珠翠首飾、家具以及其他歷史文物等等。每一品種，又自成歷史系列。可以說這是一座巨大的東方文化藝術寶庫，不但集中反映了中華民族數千年文化藝術的歷史發展，凝聚着中國人民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時它也是人類文明進步不可缺少的組成元素。

開發這座寶庫，弘揚民族文化傳統，為社會提供了解和研究這一傳統的可信史料，是故宮博物院的重要任務之一。過去我院曾經通過編輯出版各種圖書、畫冊、刊物，為提供這方面資料作了不少工作，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對於推動各科學術的深入研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一種全面而系統地介紹故宮文物以一窺全豹的出版物，由於種種原因，尚未來得及進行。今天，隨着社會的物質生活的提高，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頻繁往來，

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人們越來越多地注意到故宮。學者專家們，無論是專門研究中國的文化歷史，還是從事於東、西方文化的對比研究，也都希望從故宮的藏品中發掘資料，以探索人類文明發展的奧秘。因此，我們決定與香港商務印書館共同努力，合作出版一套全面系統地反映故宮文物收藏的大型圖冊。

要想無一遺漏將近百萬件文物全都出版，我想在近數十年內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在考慮到社會需要的同時，不能不採取精選的辦法，百裏挑一，將那些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文物集中起來，約有一萬二千餘件，分成六十卷出版，故名《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這需要八至十年時間才能完成，可以說是一項跨世紀的工程。六十卷的體例，我們採取按文物分類的方法進行編排，但是不囿於這一方法。例如其中一些與宮廷歷史、典章制度及日常生活有直接關係的文物，則採用特定主題的編輯方法。這部分是最具有宮廷特色的文物，以往常被人們所忽視，而在學術研究深入發展的今天，卻越來越顯示出其重要歷史價值。另外，對某一類數量較多的文物，例如繪畫和陶瓷，則採用每一卷或幾卷具有相對獨立和完整的編排方法，以便於讀者的需要和選購。

如此浩大的工程，其任務是艱巨的。為此我們動員了全院的文物研究者一道工作。由院內老一輩專家和聘請院外若干著名學者為顧問作指導，使這套大型圖冊的科學性、資料性和觀賞性相結合得盡可能地完善完美。但是，由於我們的力量有限，主要任務由中、青年人承擔，其中的錯誤和不足在所難免，因此當我們剛剛開始進行這一工作時，誠懇地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評指正和建設性意見，使以後的各卷，能達到更理想之目的。

感謝香港商務印書館的忠誠合作！感謝所有支持和鼓勵我們進行這一事業的人們！

1995年8月30日於燈下



## 導言

夏更起

突破傳統不斷創新的元明漆器

髹漆是中國發明的工藝技術，歷史悠久。據

《韓非子·十過篇》記載：舜用髹漆的食器，“而傳之禹，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的考古發掘證實，早在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就有木胎朱漆碗。<sup>(1)</sup>據此推斷，在早期物質文明時期，漆器與石器、陶器並行數千年，中國才進入青銅時代。

漆工藝是造物的藝術，是中國人智慧與才藝的結晶。幾千年來，其技術不斷進步、工藝不斷革新、精益求精，創造出豐富多彩而又獨具特色的漆器文化。文獻記載和實物遺存證實，中國漆工藝的發展經歷了兩次高峯，戰國至漢代是第一個高峯，元至清代為第二個高峯。千百年來，工匠藝人製作了大量精美的漆器，但由於絕大多數漆器為木胎，不易保存，加之其他因素影響，能流傳至今的已然不多。那些得以保存下來的漆器，可分為出土文物和傳世藏品兩種，宋以前者多為出土文物，元以後者多為傳世品。這些漆器大部分留在中國大陸，也有一些流散到日本、台灣和歐美等地。其中日本所藏宋、元漆器稍多；台灣藏品以清代為主，沒有元代的，明代的亦很少。

故宮博物院是元、明、清三代漆器的薈萃之地，庋藏有大量官造和民造漆器，為了充分展示這一時期的漆工藝水平，我們將故宮藏品編纂為《元明漆器》和《清代漆器》兩卷，本卷介紹的是元、明時期的漆器。故宮藏元代漆器是大陸最豐富的，其中張成、楊茂款的漆器，以故宮藏品最精美、最權威。如楊茂款的雕漆，海內外僅存三件，全部在大陸，其中兩件在故宮。張敏德的作品，全世界僅故宮存有一件。張成款作品雖日本略多，但其中混雜了不少改款和偽款，遠不如故宮藏品權威。此外，故宮所藏兩件嵌螺鈿花鳥舟式洗，更是海內外絕無僅有的稀世珍品。故宮藏明代漆器數量之豐富、品類之齊全、時代之完整，海內外無出其右。



者。特別是永樂、宣德時期的漆器，日本、台灣藏品均無法望其項背。如剔彩林檎雙鶲大圓盒（圖57）和剔紅牡丹花腳踏（圖66）都是傳世的孤品。

本卷從故宮藏近千件元明漆器中選出208件（套）精品，其中元代漆器16件，明代漆器192件（套），以時代為序臚陳。元代漆器偏少，主要是由於元代時間短、傳世漆器少、品種比較單一，且早晚風格變化不大。而明代時間長、傳世漆器多、品種相對豐富，既有宮廷作品，也有民間作品，且官造與民造、早期與晚期的藝術風格差別很大。鑒於此，為更清晰地介紹這一時期漆工藝的概況，本卷導言將採取兩種不同的論述方式，元代按漆器品種論述，明代則以時代為序，將宮廷漆器與民間漆器分開論述。

## 元代漆器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1271—1368），統治中國雖不足百年，但其承上啟下的歷史地位卻十分重要。它結束了宋、金、西夏分裂對峙的局面，重新統一了貨幣和度、量、衡，為後世經濟、文化的繁榮創造了條件。

為了鞏固政權，恢復被戰爭所破壞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元政府曾多次頒行法令鼓勵發展生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元朝統治者對手工業者和匠人，實行一種特殊的政策——在戰爭中，每屠城“唯工匠免（死）”。統一後則將手工業分為官辦和民營兩大類，官辦手工業的匠人稱作“隨朝”，民營手工業者則稱作“外路”。當時，官辦手工業作坊遍佈全國，在中央設“諸色人匠總管府”，地方設局，對其層層管理。其產品一是供貴族享用，二是銷售以營利。

元代官造和民造漆器的生產，就是在上述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如諸色人匠總管府下轄十一局，其中“油漆局”就是管理各地之官辦漆作的機構。此外，元大都留守司下也設“油漆局”，不過它“專掌兩都宮殿髹漆之工”，是否為內廷造漆器，還有待考證。元代漆器的製作，主要集中在經濟、文化發達的東南地區，其產品行銷海內外，不但元大都市場有“吳越之髹漆”，而且還大量銷往日本等地，其中一部分至今保存完好，成為研究元代漆器的重要依據。

元代漆器的工藝水平較宋代有大提高，當時的主要漆藝品種有：單色漆、餽金漆、螺鈿漆、

雕漆四大類。其中雕漆最盛，成就最高，漆匠更是名人輩出，工藝風格異彩紛呈。

單色漆器：即素漆，唐宋時最為盛行，至元代已近尾聲。元代素漆實物有盤、碗、盒、壺等，多為日用之器，其胎骨或用薄木條曲疊，或用竹絲編織，器型多起棱分瓣，造型規矩靈秀。漆色有紅、黑兩種，但只有少數漆質優良，多數漆質粗糙，不甚雅觀，去唐宋的水平甚遠。

餽金漆器：是由漢代的“錐畫”即針刻工藝發展而來的，至元代而興盛。錐畫是用針在漆器上刻畫圖紋，而餽金漆器的工藝是先在漆器表面刻畫紋樣，再在紋樣上漆金膠，最後填以泥金或金箔。據明初曹昭所著《格古要論》記載：“元朝初，嘉興府西塘有彭君寶者最得名，餽山水人物、亭觀花木、鳥獸，種種臻妙”。元人陶宗儀《輟耕錄》也稱頌嘉興的餽金漆器。遺憾的是，迄今未見到有彭君寶款識的漆器，其風格特點尚不明瞭。而元代杭州製作的餽金漆器，雖不見文獻記載，卻從日本所藏實物得到證實。這批餽金漆器中5件有款，其款分兩種：一是“延祐二年，棟梁禪正，杭州油局橋，金家造”；二是“延祐二年，棟梁禪正，明慶寺前，宋家造”。<sup>(2)</sup> 延祐為元仁宗（1312—1320）年號；“油局橋”、“明慶寺”均是杭州地名，至今尚存；“金家造”、“宋家造”說明它們出自私人作坊。這些漆器造型準確、線條流暢，紋飾輪廓線內均用細絲填充，正合明代黃成《髹飾錄》“物象細鈎之間，一一劃絲為妙”的記載。總之，與宋代餽金漆器相比，元代餽金漆器更富裝飾性，且紋密金濃、富麗堂皇。

螺鈿漆器：是結合髹漆與嵌螺鈿的複合工藝。螺鈿就是貝殼，分薄螺鈿和厚螺鈿兩類。其歷史可上推至西周，早期僅有厚鈿、白色，只能作粗獷的圖紋。隨着技藝的提高，大約在宋代就出現了薄鈿漆器，至元代日趨成熟，薄鈿出現色彩並可作較多的紋樣。《髹飾錄》稱其“百般文圖，點、抹、勾、條總以精細密緻如畫為妙，又分截殼色，隨彩而施綴者，光華可賞”。據《格古要論》記載，元代螺鈿漆器主要產於江南。明代中葉，王佐增補《格古要論》時補充說：“螺鈿器皿出吉安府廬陵縣。……元朝時富家，不限年月做作，造漆堅而人物細可愛”。王佐是江西吉安人，所記當可信。

傳世的元代螺鈿漆器多藏於日本，主要有盤、盒、小箱、座屏等品種，全屬薄螺鈿，其鈿片雖比明代的略厚，但已能鑲嵌組合出神仙故事、歷史典故、文人生活、雲龍、勾蓮、花鳥等圖紋，並閃顯紅、綠等色彩，工藝已趨成熟。<sup>(3)</sup> 現知有



三种既有作者又帶地名的款識，即“吉水統明工夫”、“盧陵胡肇鋼鐵筆”和“永陽劉良弼鐵筆”，其中吉水、盧陵、永陽都是當時吉安府轄地，這就說明，當時吉安府下數縣均能製作螺鈿漆器，而不僅局限於盧陵一縣，這既證實了王佐的記載，又補充其所記的不足。

中國遺存的元代螺鈿漆器很少，元大都舊址出土的《廣寒宮圖》螺鈿漆殘片成為非常重要的物證。<sup>(4)</sup> 故宮珍藏的兩件黑漆嵌螺鈿舟式洗（圖13、14），更是絕無僅有的珍品，此兩器均以皮為胎，銅絲縫邊，形如小舟，圖紋用螺鈿條勾填而成。過去曾定為明晚期，但它們的螺片厚度與技法與元大都出土的螺鈿殘片和現藏日本的元代有銘螺鈿漆器很相似，排列有序的大花大葉勾蓮紋，也是元代特點，故而定為元代。這兩件舟式器，既不實用又非傳統陳設品，當有其特殊的來歷。據《平江府志》記載，蘇州漆匠王某受命，於“至正間，尚以牛皮製工舟，內外髹漆，載至上都，遊蕩河中……”。這兩件舟式螺鈿漆器很可能受相關啟發而作，以為紀念和觀賞。

雕漆：是先在木胎、金屬胎等胎體上髹漆到一定厚度，之後在漆上雕刻圖案，是髹漆、繪畫、雕刻相結合的工藝，漆賴畫而顯，畫賴漆而存。在漆工藝中，雕漆的工序最多，製作週期最長，藝術表現力亦最強。它使漆工藝由平面藝術發展為浮雕藝術，從而達到一個更高境界。雕漆的創始年代有唐、宋兩種說法，迄今尚無定論。近年有四件相同的剔犀小圓盒面世<sup>(5)</sup>，



均是出土文物，從其造型、漆色、紋樣及銀扣等方面看，很具漢代特徵，故此，雕漆的歷史可能要早於唐代。但早期雕漆發展十分緩慢，至元代才興盛起來，並在技藝上取得驚人的成就，成為漆工藝的主流，在當時即被世人所青睞，廣泛流傳於海內外。

元代雕漆產地見諸文獻記載的有嘉興、福州、雲南等，從海外藏漆器名款如“蘇城錢祿造”<sup>(6)</sup>、“洪福橋呂鋪造”<sup>(7)</sup>（洪福橋為南宋時杭州地名）推斷，蘇州、杭州也有作坊。當時主要有剔紅、剔黑、剔犀三個品種，以剔紅居多。其形制以盤、盒為主，其次有尊、盞托等。裝飾題材可分為花鳥、山水、人物、幾何紋樣四大類。

元代雕漆分有款識和無款識兩大部分，其款識全係針劃小字，且均為個人款，計有張成、楊茂、張敏德、周明、錢祿等。其中張成、楊茂技藝精絕，代表元代雕漆的最高水平，據《嘉興府志》記載：“張成、楊茂，嘉興西塘楊匯人，剔紅最得名”。其他三人，均不見文獻記載。有人推斷，張敏德可能是張成之子，但並無實據。

張成的作品傳世較多，有剔紅、剔犀兩種。皆用漆精良、髹塗厚重、運刀犀利、花紋圓潤勁健，尤善雕花鳥、花卉、幾何雲紋，亦能山水。雕花鳥，則以一種花鋪滿器面，作二鳥相對旋飛其間，紋飾生動且極具裝飾效果。雕花卉，則選取一枝構圖，大花大葉，翻捲自然。有的還採取誇張的手法，以突出主題。如剔紅梔子花圓盤（圖3），花朵佔畫面一半有餘，既醒目又不失自然，藝術效果極佳。雕剔犀雲紋，線條流暢健美、深峻圓熟，表面打磨出漆質內含之光澤。如剔犀雲紋圓盤（圖12），堆漆厚達1厘米，黑漆中間施兩道紅漆，刀口中顯出紅色紋理，古拙中透出華美。雖被清代乾隆皇帝修底改款，但它與張成款的剔犀器工藝完全一致，很可能是張成的作品。綜觀張成的雕漆作品，可謂意境浪漫，技藝精絕，有很高的藝術品位。

楊茂的作品，傳世的比張成少，已知全是剔紅器。特點是堆漆較薄，雕刻精緻嚴謹，圖紋略顯平實，善用花卉和山水人物。其花卉構圖工緻細密，小花小葉，穿枝過梗，疏朗自然，秀雅清麗。其山水人物擅長用寫實手法，山林殿閣與人物活動巧妙結合。如剔紅觀瀑圖八方盤（圖1），在盤心有限的空間內精雕細刻出一幅老者觀瀑圖景，猶如宋代工筆畫一般，生動地表現了文人的生活情趣。楊茂雕漆，無論花卉或山水，總能給人以風清骨俊、端麗典雅之美感，說明作者具有深厚的繪畫修養和高超的雕刻技巧。

周明、錢祿款雕漆器，傳世較少，僅見有山水人物圖案的盤、盒等器，雕刻比較精細，風格近似楊茂而略顯厚拙。張敏德款作品，傳世僅有剔紅賞花圖圓盒一件（圖4），其用漆之精、雕工之細、圖案之工緻，均在張成之上，唯略少渾厚的美感。另外，其款識位置與眾不同，不刻底部，而是刻在蓋裏。

元代無款作品傳世較多，風格多樣，工藝水平參差，其中不乏精品，如剔紅水仙花圓盤（圖5），紅漆純正潤美，圖紋新穎別致，雕刻精湛，可謂技臻藝絕，必出自自身懷絕技之人。只因乾隆皇帝貪他人之功，將其改為己款，已無法識別原作者了。





## 明代漆器

繼元而起的明朝（1368—1644）社會經濟、文化空前繁榮，為工藝美術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明代手工業亦有官辦和民營之分，但與元代有很大不同。元代設於各地的官辦作坊，明初絕大部分即已廢除，而改設御用作坊於京城，只有陶瓷、織繡等少數不便進京的才設於外地。據《明史》記載，宮廷作坊所需工匠，由全國選調，根據工種之難易，主要分為“住坐”（長期）和“輪班”（短期）兩類，此外還有“留存”制度，即工匠不離本土，在家完成宮廷派作的器物。此舉不但使官辦作坊更集中、更精練，並直接受皇室的指揮，而且也給民間工匠較多自作自營的機會，對手工業的發展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由於官造的漆匠也來自民間，所以，官造和民造技藝同源，但因投入的財力、物力不同，且享用者身份等級有別，故而二者走着兩條並行而又各異的漆藝之路，形成了兩個風格體系。故宮博物院藏明代漆器，以宮廷御用的官造者最豐富，也有一定數量的民間作品。為了便於理解，下面分別闡述。

### 1. 官造漆器

明代皇室對漆器的需求，是促成明代宮廷漆器興盛的重要原因。據《明史》記載，宮廷內府設有兩個油漆作坊，一個由內官監管領，專事宮殿之油漆彩畫；一個由御用監管領，專造御前所用之器物，宮廷漆器概出自後一個作坊。需要強調的是，明代宮廷漆器的製作並非貫徹始終，而是分早晚兩期（洪武至宣德（1368—1435），嘉靖至崇禎（1522—1644）），中間由正統至正德曾中斷了80餘年。

明朝宮廷漆器的製作，始於洪武朝（1368—1398）。據清初顧祖禹所撰《讀史方輿紀要》記載：“洪武初，乃立三園，植桐、漆、棕樹各千畝以備用”。由此可見，當時已開始為宮廷用漆作準備。目前雖不見有洪武款的漆器傳世，但魯王朱檀墓中出土的餽金漆的箱、匣及剔黃筆桿等漆器，完全是宮廷風格。<sup>(8)</sup> 朱檀葬於洪武二十二年（1389），由此推斷，至遲在洪武二十年左右，宮廷已開始製作漆器，其御用作坊初在南京，永樂遷都後移至北京。據文獻記載，永樂朝（1403—1424）皇家漆器作坊設於北京的果園廠，因此，後人習慣將明代宮廷漆器稱作“廠器”。實際上，永樂十九年（1421）遷都北京，此後御用作坊才北遷，而宣德（1426—1435）之後又終止漆器製作，所以果園廠造漆器只有10餘年，是比較短暫的。

從傳世實物推斷，明早期漆器的品類，永樂以前有剔紅、剔黃、餽金漆，宣德朝新增了剔彩和填彩漆。官造漆器銘刻款識則始於永樂朝，並沿用元代做法，在器底一側針劃“大明永樂年製”單豎行小字，宣德朝改為刀刻填金大字，富麗堂皇，彰顯皇家氣派。此種做法一直沿用至清代，只是部位、字體和排列方法有些變化而已。

雕漆是數量最龐大的明代宮廷漆器品種，據文獻記載，永樂元年、四年、五年，明政府曾三次贈送給日本雕漆器共200餘件，其中永樂元年所贈58件，詳記着器型、尺寸、圖紋，唯不見款識，估計當是洪武、建文二朝的官造作品。<sup>(9)</sup>以雕漆製作週期之長、所贈數量之大、以及國內外傳世品數量之多來分析，當時宮內漆作必已集中了眾多的雕漆藝人，漆器生產頗具規模。

明早期的宮廷雕漆，繼承並發展了元代雕漆的特點，造型端莊規矩、用漆精良潤美、雕刻圓熟勁健、磨工精細光潔。不同之處在於，明代宮廷雕漆缺少個人特點，基本是統一的宮廷風格。其品種以各式盤、盒居多，並增加了小櫃、香几、蓋碗、小瓶、畫台等新品。為了適應宮廷需要，上數器物多數都加大了尺寸，如剔紅牡丹雙龍大圓盒（圖64），口徑達44厘米，很可能是盛裝帝、后御帶專用。當時雕漆的紋飾十分豐富，已遠勝元代，大體可分為花卉、花鳥、山水人物、龍鳳等四大類。其花卉圖案，常見牡丹、菊花、茶花、荷花、梅花、芙蓉、石榴、荔枝、葡萄等10餘種。它們有時作主紋；有時作邊飾；或單用、或組合；或寫實、或抽象，變化無窮。其花鳥圖案，多作主紋用於圓形器，往往以一種花卉佈滿器面，二鳥旋飛其間。其山水人物圖案，亦作主紋，立意鮮明，幾乎全部是表現文人的林泉之志和淡泊之情，如聽琴圖、觀瀑圖、攜琴訪友、梅妻鶴子等。雕刻時，以工筆手法雕出山林流水、殿閣庭院及人物，既有很強的繪畫效果，又具有工藝品的藝術韻味。龍鳳是皇權的象徵，作為藝術形象飾於雕漆器上，此時已經定型。龍矯健而又威嚴，鳳飄逸而華美，它們或與雲結合，或與花卉相配，構成獨特的宮廷專用紋飾。

以上四種紋圖，花卉最多，花鳥、山水次之，龍鳳最少。由此可見，早期服務於宮廷的漆工藝人，還有一定的創作自由，因而所飾的題材和內容比較寬泛，使雕漆的藝術表現力有提升。

明早期的餽金和填漆器物，雖有文獻記載稱，永樂四年和宣德八年，曾先後贈給日本數十件，<sup>(10)</sup>但海內外傳世者很少，可知並不是當時漆器的主要品種。





餽金漆器以朱檀墓出土早，傳世的有紅漆餽金雲龍大明譜系長方匣（圖70）等，兩者皆以紅漆為地，餽金花紋。圖紋金光燦爛，有濃厚的宮廷氣息。其紋理細密，保持元代餽金的工藝風格。

的雲龍紋箱和長方匣為最

紋長方匣（圖69）和紅漆餽金

填漆亦稱餽金填彩漆，為明代新創的技法，是在填彩漆基礎上，以餽金線勾勒物象的輪廓和紋理。據明萬曆時人高濂《遵生八箋》記載：“宣德朝有填漆器皿，以五色稠漆填之，磨平如畫，至敗如新”。傳世實物有小櫃、各式小盒等，圖紋有山水人物、花卉、雲龍等。如餽金彩漆牡丹花橢圓盒（圖62），通體填紅、黃、綠、紫等色彩漆的花紋，花紋輪廓內餽金，圖紋清晰絢麗。這一創新品種尤為漆藝增彩，並被後世繼承，清代宮廷中更是大量製作。

關於宣德漆器，不論文獻記載還是實物遺存，都存在錯綜複雜的問題。加之宣德之後，從正統至正德均無官款漆器傳世，更成為一個不解之謎。據《遵生八箋》記載：“宣德時製同永樂，而鮮妍過之”。而明末劉侗所著《帝京景物略》則謂：“（宣德時）廠器終不逮前，工屢被罪，因私購內藏盤盒，款而進之，故宣款皆永器也”。兩書作者同是明代人，對宣德漆器的認定卻截然相反。而實際情況則是：明代官款漆器中宣德款最多，存世100餘件，但風格卻並不一致。經過多年研究發現，其中多為永樂款改成宣德款。除此以外，還有把元代、嘉靖、萬曆款改為宣德款的，也有明代民間作品後刻宣德款者，更有清代製作的贗品。這既印證了劉侗“改款”之說，也否定了他“宣款皆永器”的結論。去掉改款和贗品，真正的宣德雕漆和填漆作品存世約20件，與永樂朝相比，這個數量實在太少。即便如此，在這些真品中，工藝水平仍有高低之別，藝術風格也不盡一致。例如，其雕漆多數與永樂器風格完全一致，顯然是宣德前期的作品，少數則風格大變，顯然是宣德後期作品。如剔彩林檎雙鶲大圓盒（圖57），既是新創的漆藝品種，又是孤品，其漆色之豐富、圖案之新穎、雕磨之精細，均無與倫比，但造型和裝飾方法顯然與前期有別。又如剔紅九龍大圓盒（圖60），雖然造型、圖案與前期相同，但漆色鮮艷，花紋棱角顯露，缺少前期圓潤的特點。再如剔紅雙螭荷葉式盤（圖58），塗漆較薄，漆色紅中偏紫，雕刻亦較粗率，雖然造型、圖案新穎，但工藝水平較前期已明顯下降。由此或可推測，宣德朝是漆器製作的變革階段，此時既有工藝的創新和藝術風格的變化，也有數量減少、工藝水平降低的問題。工藝的創新與風格的變化，應該是漆作內有新人進入的表現，是宮廷漆器發展的必然趨勢，而數量減少與工藝水平降低，則當另有緣故。

宣德朝正值大明盛世，何以後期漆器數量銳減，工藝水平下降呢？據《明史·食貨志》記

載，明代內廷所需各種物料，分“歲辦”和“採辦”取之於地方。內使到地方採辦時經常借機勒索民財，以致到了“有司給買辦物料價十不賞一，無異空取”。而永、宣之時“工藝繁興，徵取稍急，非土所有，民破產購之”。在戈濂等眾臣力諫下，“宣宗時……朱紅餽金龍鳳器，多所罷減”。這裏的“朱紅餽金龍鳳器”指的顯然是漆器，但由於借採辦勒索之風屢禁不止，宣德六年，明宣宗下令凌遲處死管事太監袁琦，並斬內使阮巨隊等十二人。由此可以推斷，正是這次內廷鬥爭，使宣德後期漆器數量銳減，且水平下降。

從正統（1436—1449）至正德（1506—1521）六朝，海內外均不見有官款漆器傳世，曾令人長期疑惑不解。由宣德朝發生的反貪事件分析，很可能在宣德後期或正統朝，宮內停止製作官辦漆器。而且，這並不是孤立的現象，同期其他工藝品如銅器、琺琅、玉器，甚至瓷器，也有中斷或處於低潮的情況。

宮廷漆器製作在嘉靖朝（1522—1566）又復興，直至萬曆朝（1573—1620）興盛近百年。萬曆之後，由於政治動盪，國庫空虛，漆器製作雖仍繼續，但數量大減，工藝也大不如前。對於晚期宮廷漆器的製作，萬曆、天啟年間的太監劉若愚在《明宮史》中略有記述：“御用監，凡御前所用——螺鈿、填漆、雕漆皆造之”，“天啟六年，武英殿西油漆作災”。從而說明，明晚期宮廷有漆器作坊，但已不在果園廠，而在紫禁城之內。

明晚期嘉靖、萬曆兩朝官造漆器的數量之大、品種之多，均超過早期。其品種、技藝崇尚工緻華麗、繁縝細巧，早期那種古樸渾厚、簡潔大方的藝術風格蕩然無存，唯款識作法繼承宣德。總體來看，明晚期的漆器製作可分為兩個階段，即嘉靖、隆慶時期和萬曆及萬曆以後時期。

嘉靖朝漆器以雕漆最盛，餽金彩漆次之，餽金漆又次之。奇特的是，無論雕漆或餽金彩漆，均存在技法不同和工藝水平參差不齊的現象。

嘉靖雕漆，剔紅與剔彩並重，紋密和雕刻冷峻是其最大特點，但其中又存在着細微差別，顯示出三種不同的風格：一是漆質較好，色鮮艷，髹漆厚重，雕刻工細，有一定的磨工；二是漆質乾澀，顏色沉穆，漆層略薄，雕刻較粗率，不善藏鋒，棱角顯露；三是漆色淺淡，漆層很薄，雕刻粗放，亦少打磨，帶有民間工藝特點。傳世實物以第一、二種較多，第三種很少。這些不同的風格，是御用工匠來自不同地

